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全集
第五十九卷



博兹特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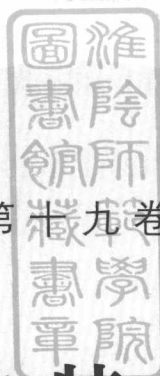
Sketches by Boz

庄建华 梅桂能/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1520705

狄更斯全集
CHARLES DICKENS
宋兆霖 主编



博兹特写集

Sketches by Boz

庄建华 梅桂能 译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520705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705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全集. 19, 博兹特写集 / 宋兆霖主编; 庄建华, 梅桂能译.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81140-433-3

I. ①狄… II. ①宋… ②庄… ③梅… III. ①狄更斯, C. (1812~1870)—全集②特写(文学)—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615 号

博兹特写集

宋兆霖 主编 庄建华 梅桂能 译

出版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钟仲南
责任编辑 尤锡麟
责任校对 袁金麟
封面设计 陈思思
责任印制 汪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798
字数 13459 千
版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40-433-3
定价 3800.00 元(全 2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译者序

一八三四年八月，狄更斯开始以“博兹”为笔名在期刊上发表作品。“博兹”原是他给弟弟奥古斯塔斯起的绰号，后来他觉得这个名字又醒目又好记，便用作自己的笔名。一八三六年二月，狄更斯把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特写、随笔收集在一起，又补充了几篇，交给出版商约翰·麦克隆，印成两卷本的《博兹特写集》。这是狄更斯出版的第一本书，标志他正式登上了文坛。

由于狄更斯本人出身贫寒，又做过童工、速记员、记者等，因此对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熟悉。在这第一部作品集里，他就怀着满腔同情，描写了贫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在《财产扣押经纪人的雇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家人因为欠了总共两镑十先令的房租而被扣押财产，可他们哪有什么财产呀？有的只是破旧的床架、当地毯用的旧麻袋和四五个光着身子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孩子；还有一个婴儿，因为饥饿哭个不停，一直哭到睡着，但醒了又哭，又哭到入睡。苦难已经使婴儿的母亲变成了恶魔，她凶狠地打骂那些孩子的样子令人不寒而栗。在《七街日晷》中，每一个出租的小房间里都住着一大家子人，他们干的是收入菲薄的低贱职业，却要养一大群儿女。《隔壁邻居》中还有这样的描述：一对母子因为家道中落从乡下来到伦敦，为了生计，儿子日夜操劳，结果积劳成疾；临死前，他对母亲说：“妈妈，要把我葬在旷野上……不要埋在这些可怕的街道上……是它们害死了我。”

如何摆脱贫困，挨过艰难的时日？当铺是穷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之一，哪怕是一件破衣服，换几个便士也好。而酒馆更是许多穷人暂且忘掉烦恼的去处，他们在那儿喝得烂醉，又打架斗殴。有些人已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仍不忘喝上一杯。《酒鬼之死》详细描述了一个人因为酗酒逼死了妻子，儿女们也被逼得悲惨死去或犯了罪，最后他悔恨交加，然而为时已晚，只能投河自尽。许多穷人的女

孩子为生活所迫，堕落成娼妓。《囚车》中的一对姐妹，姐姐已经麻木不仁，厚颜无耻，而妹妹眼神虽尚有羞惭，不久便要步姐姐的后尘了。

书中对一些市井小人物的描写活灵活现，令人捧腹又怒其不争。要面子的落魄绅士虽然穿得衣不蔽体，仍要装出体面的样子，用一种染色剂把破衣服染成黑色，看起来像是新的，可是风光了没两天，药水的作用过了，便又原形毕露。出租马车夫因为客人不给小费就故意把客人“抛下车去”；公共马车上的车仆为了赚车票钱，昧着良心拖拽、蒙骗乘客。两个小职员在季末发薪日想痛痛快快地狂欢一通，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最后进了警察局又赔了一大笔钱。

狄更斯以嘲讽、夸张的笔调刻画了中产阶级庸俗无聊、唯利是图的特性。《妇女团体》中的太太小姐们分成几派，为压倒对方争来斗去，表面上装出乐善好施的样子，实际却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穷人则成了他们达到目的的工具。《大温哥伯里的决斗》中的朱丽亚小姐为了钱而跟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伯爵订婚，老人死后她得到了一大笔钱，马上又“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勋爵，还绞尽脑汁要与他私奔；私奔不成便与巧遇的特洛特先生结婚了，双方各得其所，为的都是钱。

本书还使读者对当时的伦敦城和伦敦的风俗习惯、社会风貌等有所了解。《伦敦的娱乐》、《河》、《格林尼治集市》和《白天的瓦克斯霍尔游乐场》等几篇，让人了解到当时伦敦人的娱乐和游乐场所。《五月一日》、《新年》等几篇则描写了当时人们的一些风尚。书中还用不少篇幅描写了各种马车，因为当时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可见，当时尽管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生活水平仍然是较低的。

狄更斯所特有的俏皮风趣、幽默夸张的笔调在这第一本书中就已经显现出来。例如，他在描写一位临时代理牧师时说，他在念祷文时总爱把右手按在右颊上，好让大家看见他手上戴了枚上等钻戒。《四姐妹》中的四位威尔利斯小姐非常刻板生硬，四人行为举止如出一辙，以至于当一位威尔利斯小姐嫁了人时，大家不知道究竟哪一位做了新娘，竟以为四位小姐都嫁给了罗宾逊先生。狄更斯还经常运用双关语，例如他说：“我们没有马(horse)，只有晒衣架(clothes—horse)；不像喜欢羊脊肉(saddle of mutton)那样喜欢马鞍(saddle)。”《阿斯特利马戏场》中的半大男孩乔治要装出大人的样子，不愿跟他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为伍，故意“装出自己不属于这个家庭的样子”，还手执礼服手杖，老是摸着自己该长出胡子的部位。《河》中描写小姐们为了吸引小伙子们的注意，网兜里带着新近出版的时髦小说，装出十分忧郁的样子，说天空有多么蓝，河水有多么清澈。

这类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令人忍俊不禁，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狄更斯本人幽默风趣、热情奔放的性格。狄更斯的这种写作风格在日后的长篇小说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创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有人说，如果将狄更斯的全部作品比作一部宏伟的戏剧，那么《博兹特写集》可以说是一次“彩排”。接下来，他就将以他的一部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创造英国文学史上的奇迹。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吴笛教授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我的同事梅桂能翻译了《场景》的第一至第四章和《故事》中的第一至第七章，其余均由我翻译。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教，以便改进。

庄建华
于杭州商学院

目 录

我们的教区

第 一 章	牧师助理。救火车。校长	3
第 二 章	教区代理牧师、老太太和领半薪的上校	7
第 三 章	四姐妹	12
第 四 章	选举牧师助理	16
第 五 章	财产扣押经纪人的雇员	22
第 六 章	妇女团体	29
第 七 章	隔壁邻居	33

场 景

第 一 章	街头晨景	41
第 二 章	街头夜景	46
第 三 章	商店与其租户	51
第 四 章	苏格兰场	55
第 五 章	七街日晷	59
第 六 章	蒙默思街的冥想	64
第 七 章	出租大马车停车场	70
第 八 章	律师公会	74
第 九 章	伦敦的娱乐	79

第十章	河	83
第十一章	阿斯特利马戏场	89
第十二章	格林尼治集市	94
第十三章	小剧场	101
第十四章	白天的瓦克斯霍尔游乐场	107
第十五章	早班的马车	111
第十六章	公共马车	116
第十七章	最后的出租车夫和最早的公共马车车仆	120
第十八章	议会见闻录	127
第十九章	宴会	136
第二十章	五月一日	141
第二十一章	旧货和船舶用品商店	147
第二十二章	酒馆	151
第二十三章	当铺	155
第二十四章	刑事法庭	161
第二十五章	参观纽盖特监狱	165

人 物

第一章	人物断想	177
第二章	圣诞晚餐	182
第三章	新年	186
第四章	埃文斯小姐和鹰园	190
第五章	店堂里的雄辩家	194
第六章	医院里的病人	198
第七章	约翰·杜恩斯先生爱错了人	201
第八章	女帽商,一个关于野心的故事	206
第九章	舞蹈学校	211
第十章	硬充体面的穷绅士	217
第十一章	痛快地玩一晚上	221
第十二章	囚车	226

故 事

第 一 章	供膳寄宿处	231
	第一回	231
	第二回	245
第 二 章	明斯先生和他的表弟	265
第 三 章	多愁善感	274
第 四 章	在兰姆斯盖特的他格斯一家	284
第 五 章	霍雷肖·斯帕金斯	302
第 六 章	黑色面纱	316
第 七 章	汽船旅游	325
第 八 章	大温哥伯里的决斗	344
第 九 章	约瑟夫·波特太太	359
第 十 章	瓦特金斯·脱特先生的生活	368
第 十 一 章	瓦特金斯·脱特先生的生活(续篇)	380
第 十 二 章	布卢姆斯伯里的洗礼	400
第 十 三 章	酒鬼之死	414

我们的教区

第一章

牧师助理。救火车。校长

“教区”这两个小小的字包含了多少事情啊！这两个字使人联想到多少关于贫困和苦难，关于破产和绝望，以及太多关于贫困得不到救助而欺诈却常常得逞的故事！一个收入菲薄而儿女众多的穷人，挣的钱刚够勉强糊口，吃一天饿一天；眼前生理上的急需都无法满足，又哪里顾得上将来。他欠着税款，过了一个季末清账日，另一个季末清账日又来了；他再也得不到宽限，于是受到了教区的传唤。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扣押了，孩子们由于又冷又饿而哭个不停，连患病的妻子躺着的床板也被抽走了。他能怎么办？该向谁求助？要求私人施舍，还是求慈悲心肠的人帮助？当然不是——他有教区啊。这里有教区委员会、教区免费诊所、教区外科医生、教区办事员和教区牧师助理，都是些极好的机构与和善的好心人。后来那个女人死了——是教区出资埋葬的。孩子们没了照看的人——是教区派人照顾他们的。那个男人开始时玩忽职守，后来丢了工作——是教区救济了他；最后他被苦难和酗酒摧垮了，成了个唠唠叨叨却无害于人的白痴，被收容在教区救济所里。

牧师助理是本地行政机构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或许是最最重要的。他自然不及教区委员那么富有，也不及教堂牧师那么博学，亦不像他们那样好发号施令。虽说如此，他的权力却很大；他身为牧师助理的尊严并未因其本人疏于维护而稍有减少。我们教区的这个牧师助理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听听他在有会议的晚上站在会议室的过道里向半聋老太太们讲解现存济贫法实施的状况；听听他跟教区委员会主席说的话，以及教区委员回答的话；听听“我们”（牧师助理和另外一些先生）达成一致的方案时，都会令人十分愉悦。那天一个形容憔悴的

妇人作为极端贫困的一例被唤进会议室，她佯称自己是一个寡妇，还养了六个孩子。“住在哪儿？”一位济贫官问道。“我向布朗太太家租了一间三楼的后房，先生们，在小威廉国王胡同三号。布朗太太家在那儿住了十五年了，他们知道我勤劳节俭，我可怜的丈夫还活着时，先生们，后来死在医院里——”“好了，好了，”济贫官打断了她，记下了地址，“明天上午我会派牧师助理西蒙斯来核实一下你说的是否属实，如情况属实，我想你会得到进入救济院的许可证——西蒙斯，明早你第一件事就是到这女人的家去，好吗？”西蒙斯鞠躬受命，并将那妇人领出去。妇人先前对“委员”们（他们都戴着帽子坐在那里，每人前面摆放着厚厚的书堆）的敬仰，由于对眼前这位身着镶边制服的执行官的崇拜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向聚集在屋外的人群谈了刚才屋里所发生的事情后，众人对这位神情庄严的官员的敬重（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显然也增加了。至于发出传票的事，凡是西蒙斯代表教区办理的事情多半希望渺茫。他熟知市长大人的种种头衔，并能一口气罗列出来；甚至有传闻说他有一次斗胆开了个玩笑，恰好被市长大人的男侍长（他恰好在场）听见了，就私下传给了一个密友。这玩笑的有趣程度跟弗朗西斯·霍布勒先生^①的笑话差不多哩。

在星期日又看到他穿着制服，头戴三角帽，左手持装饰用的大头手杖，右手握行走用的藤条小手杖；他大摇大摆地领着孩子们在教堂入座，样子多傲慢啊！孩子们坐好后，他查看了一遍，这些顽童用一种只对牧师助理才有的眼神偷偷地瞧他，样子多么诚惶诚恐啊！把教区委员和济贫官们恰当地安顿在挂着帘子的包座里之后，他便在过道顶端的一个红木架子上坐下，一边看着祈祷书，一边看着孩子们。圣餐礼刚开始，教徒们都静默下来，只听到主持牧师的祈祷声。突然一枚便士落在过道间的石地板上，发出了一声脆响，打破了沉默。现在来瞧瞧牧师助理的才干吧。他脸上不由自主的慌乱神情只一闪便换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他是唯一没听到那声音的人。这一招果然奏效。那丢钱的可怜人先是把左脚当做钩子，不时地往前伸，试图把钱钩回来，后又大着胆子俯下身去捡；那人的小圆脑袋刚从椅子底下钻出来，那位助理悄悄地转过来，使用小手杖在上面啪啪双击了好几下。邻座的三个年轻人见状忍俊不禁，在布道的间歇咳嗽不止，直到整个仪式结束。

这就是牧师助理的一些威严持重的特性。据我们的观察，他的这种持重从

^① 弗朗西斯·霍布勒：英国初级律师，擅长说笑话。

未丧失，除了那台特别有用的机器——教区救火车需要使用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一片混乱。两个小男孩飞速跑来报告，说他们看到附近有个烟囱着火了。那救火车随即被急匆匆地拉出来，又召集了一大群小伙子，大家七手八脚地在机器上套上绳子，便从人行道上咕隆咕隆拉走了；牧师助理——我们一点也不夸张——就在旁边跑，直到救火车在一座冒着浓烟的房子前停下，然后他又略微有点持重地敲了半个小时的门。由于没人回应他的手工劳动，且水龙头已接上水，在小伙子们的叫嚷声中，机器发动了。后来，那救火车又被拖回济贫院。次日，牧师助理则“拖”住那位倒霉的房主索要法定的罚款。我们从未看见教区救火车到过真正的火灾现场，除了一次。那次它堂而皇之地疾驰而来——每小时至少三英里半；备有大量的水，且第一个到场。“嘭”的一声，水泵发动了——人们欢呼——助理官忙得大汗淋漓。但刚要把火扑灭，却不幸地发现没人知道如何往机器里灌水。十八个小伙子加上一个成年男子，用了吃奶的力气抽了二十分钟水，却丝毫不起作用！

其重要性仅次于牧师助理的人物是济贫院院长和教区学校的校长。大家都熟悉的教区办事员，是个矮胖子，总穿着黑外衣，胸前挂了一根又长又粗的金表链，底端挂着两个大印章和一把钥匙。他是个律师，总是匆匆忙忙的；在他急着赶去参加教区会议时尤其如此，一只手抓着一副手套，另一边腋下夹了本大红书。至于教区委员和济贫官们，我们把他们全排除在外，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们全是令人尊敬的大忙人，戴着帽檐近乎扁平的礼帽，不时用蓝底烫金字体在教堂的一些显眼位置证实一些重要事实，比如走廊业已扩建并装修或重新装修了管风琴等。

我们教区以及其他教区的济贫院院长先生都不属于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一生中的好时光已经逝去，却常常在不如意时拽出些过去的残留物来，以足够的美好回忆来感慨现今的贬谪，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我们无法令人满意地确切猜想他过去到底就职于何处，应该说他曾是一个律师的低级文书，或者是公立学校的一个校长——无论怎样，显然他现在的职位相对过去来说是高就了。薪水固然不多，这从他那件褪色的黑外套和绒毛已磨光了的丝绒领子上可以看出来，但他的房租全免，有定量供应的一些煤和蜡烛，还有在他的小王国里掌握着几乎无限的权力。他身材高瘦，骨骼粗大，总是穿着外套，鞋子里面穿黑色棉布长袜。你从他客厅窗户前走过，他就会盯着你看，就像要把你当做一个穷光蛋，以便向你施展一下他的权力。他是个令人仰慕的小暴君：乖僻、粗野、狂暴，对弱小者任意

欺凌,对上级阿谀奉承,对牧师助理的影响和权力充满嫉妒。

我们的校长跟刚才那位和蔼可亲的官员截然相反。他属于人们偶尔听说过的那类人:不幸之神仿佛盯上了他们,他做过的或与他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没什么好结果。一位富裕的老亲戚把他带大,并公开宣称要供养他,在遗嘱里给他留了一万英镑,然而在遗嘱附录里却把这笔遗赠收回了。这样,突然之间他得靠自己养活了,就在政府部门谋了个职位。那些职位低于他的年轻职员一个个像得了瘟疫似的都死了,而他的上级——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取代其职位的那些老家伙们,却活得好好的,好像不会死的。他曾经做过投机生意,第一次赚了钱,第二次也赚了,却收不回来。他天资聪明,个性随和、大度,慷慨大方,他的朋友们因此都受益匪浅,且一再利用他为自己牟利。损失接着损失,不幸接着不幸,每过一天他就向绝望的贫困边缘接近了一步;而那些一度亲热无比的朋友们此时却变得出奇的疏远冷漠。他热爱他的孩子们,宠爱他的妻子;如今孩子们不再答理他,妻子也已抑郁而死。就像一条往下走的溪流——他一直就这样不停地失败着,后来他实在没法承受这么多的打击——他从来不关心自己,而唯一在贫困沮丧时关心他的人再也不能关心他了。就是那时候,他申请了教区救济。一位在他境况较好时就认识的好心人那年恰好担任教区委员,于是在这一关系的关照下他谋到了现在的职位。

他如今是位老人了。当年那些怀着空洞友情围着他转的亲密朋友们,有的去世了,有的像他一样落魄了,有的则发达了——他们都不再记得他。仁慈的命运已经让时光的流逝和不断的霉运削弱了他的记忆力,积年的习惯也使他安于目前的状况。由于他性格温顺,毫无怨言,工作积极负责,被允许担任这个职位已超过了一般的任期;无疑他会继续干这份工作,直到老弱无能或得到死亡的解脱为止。在课间,人们会看到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人在小院子里有阳光的一侧虚弱地踱来踱去。这时,他以前最亲密的朋友也真的很难认出这个教区学校的校长就是以前那个热情洋溢、快乐活泼的老朋友。

第二章

教区代理牧师、老太太和领半薪的上校

上一章我们把教区的牧师助理作为开头，因为我们对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和受人尊敬程度感触颇深。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先讲牧师。我们教区的代理牧师是位年轻的绅士，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以至于刚来不到一个月，教区里的年轻姑娘有一半沉湎于宗教的哀思，另一半则深陷于爱情的忧伤。以前，在星期日的教区礼拜堂里，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年轻姑娘；她们是如此虔诚，就连侧廊里汤普金斯先生纪念碑上的圆脸小天使们也没见过如此高的宗教热情。他刚到这里就使人们大吃一惊，那时他大约二十五岁。他的头发从中间往两边梳成诺尔曼石拱门状，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最上等的钻戒（因此念祈祷文时他总是把左手放在左脸颊上）；他嗓音低沉，使人觉得无比庄严。深谋远虑的母亲们无数次造访过这位牧师，他也曾受到过无数次邀请，而他呢，说句公道话，每次都欣然前往。如果说他在讲道坛上的风采给人留下了好印象，那么他在私人场合的表现更是产生了十倍于这种好印象的轰动。教堂里紧挨着讲道坛和读经台的座位身价倍增，中间走道的凳子（座位）也甚受欢迎；楼座前排的每一寸空间都无比珍贵，任凭你有再多钱财，再深爱情也买不到。有些人甚至声称在一个礼拜天见到布朗家的三位小姐没有坐在教区委员席位后面的家庭席位上，而是坐在圣餐桌旁边的免费席，实际上是等着牧师从那儿经过走到祭具室去！他开始做的布道，其情感之炽烈连严肃的父亲都受到感染。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于十二点半起床为一个洗衣妇的孩子施洗礼，用的是个盛食物残渣的盆子，人们都被深深感动了——连教区委员们也变得慷慨，坚持要由教区当局支付那个装有轮子的守灵亭子的费用，那是新近上任的代理牧师为了在雨天主持葬礼自费定做的。有个

穷女人一胎生了四个孩子，他送去了三品脱稀粥和四分之一磅茶叶，整个教区立即为此欢欣鼓舞；他还为她募捐——这女人有救了。在“山羊与靴子”饭店举行的反奴隶制大会上，他发表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的演讲，热情洋溢，慷慨激昂。马上，有人提议给他发个奖牌，以表彰他为教区所作的贡献，没多久认捐单就填满了名字，大家不但没有逃脱捐助，反而抢着看谁最先行动。于是铸了一个漂亮精致的银质墨水台，上面刻着得体优雅的文字。那一天牧师应邀到上述的“山羊与靴子”饭店参加公共早餐会。在会上，前教区委员会主席古宾斯先生作了简洁而动人的讲话，把墨水台授予牧师，后者作了感人至深的谢辞，引得大家眼泪汪汪——包括那些侍者。

人们本来认为，大家对这位代理牧师的敬仰已经达到了顶点，实际上并非如此。代理牧师开始咳嗽了。有一天早上，他在读《启应祷文》^①和《使徒书》这段时间里咳嗽了四次，下午祈祷时咳了五次。这下大家都知道了——牧师患着肺病。这多凄惨，多让人心疼啊！如果说这些年轻姑娘们先前就热情如火，这下她们更是无限同情和关怀他了：这么个男人——如此可爱的人儿——完美无瑕的爱人——居然患着肺病！太令人伤心了。各种匿名的礼物送来了，有黑醋栗酱、止咳糖浆，各种弹力毛背心、护胸和毛线长袜也蜂拥而至，多得好像他就要出发到北极去旅行似的。关于他身体状况的消息，在教区里每天要传播六次；人们对牧师的爱戴或倾慕确实达到了顶峰。

大约就在这时期，教区里发生了些变化。十二年来担任附属教堂主持牧师的那位安详、昏昏欲睡又可敬的老先生，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去世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件事在教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他的继任者的到来则引起了第二次不小的轰动。这人苍白瘦削，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披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他的穿戴极其随便，不修边幅，举止粗放鲁莽，他的布道令人惊讶，总之他在各方面都与那位代理牧师恰好相反。教区里的女人们一群群过去听他的布道。一开始是由于他长得那么奇怪，后来是由于他的脸是那么富有表情，再后来是由于他布道是那么精彩，最后是由于大家认为毕竟他身上有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至于那位代理牧师，他也很不错；但是，毕竟，毋庸否认——总之，他已不再让人有新鲜感了，而另一位牧师却是那么新奇。公众的态度毫无疑问地转变了，原来在教区教堂祈祷的教徒们一个个换了地方。代理牧师咳嗽得脸都紫了——但是毫无

^① 《启应祷文》：英国教会《公祷文》中的启应祷文。